



## 夕花朝拾>>>



我虽不懂画，却喜欢他那不染尘俗的花鸟画，尤其喜欢他的墨牡丹，不着一色，爽爽朗朗。

付过搬家公司运费，我折回旧房子收拾细软。那幅国画牡丹，兀自挂在搬走家具后斑驳而肮脏的墙上，画心泛黄，经年灰尘落满画面，显得陈旧而落魄。我问：这画还带吗？妻说：带上吧，王老师都不在了！妻说的王老师就是这幅画的作者——画家王厚生。

认识厚生是在十七八年前，一个在四川工作的亲戚让我找两位洛阳画家到四川游玩，我便找到表兄——山水画家解金峰，表兄邀厚生一同前往。那次去四川跑了七八天，遍游成都、乐山、峨眉等名胜。一连几天大家都在听厚生谈天说地，观厚生挥毫泼墨。厚生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，得孙奇峰、萧朗等名师亲授，既写山水，也画花鸟，所作山水，构图饱满，气势磅礴，画面极具张力；其花鸟画多为小写意，洗练自然，形象生动，设色淡而不薄，洁净明艳，书卷气十足。

厚生有了名气，便有人说他傲气。接触后才知道其实厚生看不起的是胸有点墨便沾名钓誉、招摇过市的人，而对真正的大家、名家是十分尊重的。记得那次游乐山时，适逢20世纪40年代就蜚声海内外的国画大师宴济元老先生。望着灰布长衫、童颜鹤发、笑声朗朗、步履矫健的宴老，厚生顿有拜见之意。经熟人通融，我们邀宴老在乐山宾馆会客室小憩，想借机请宴

## 想起厚生

□如水

老染翰示范一二。面对已经90岁高龄的宴老，厚生毕恭毕敬，虽气氛轻松愉快，但邀宴老动笔之请终未敢出口。倒是我那少不更事的儿子居然举了乐山门票求得宴老签名。

那时厚生供职的单位不景气，收入微薄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但厚生对不少画家终日忙于画商品画、捞票子很不以为然，在浮躁、功利的氛围中宁心独处，故而修得笔下山水苍凉、大气、厚重，花鸟清雅、高洁、无世俗气，的确十分难得。我虽不懂画，却喜欢他那不染尘俗的花鸟画，尤其喜欢他的墨牡丹，不着一色，爽爽朗朗。画上题“不求人夸好颜色，但留清气满乾坤”的诗句，我深以为，这既是对墨牡丹的赞誉，也是厚生为人的写照。

日子拮据的厚生不愿带学生，怕影响他的绘事。那次游峨眉，在山顶上表兄按着我儿子给厚生磕头，虽未真正跪下，已让厚生无奈。回洛阳之后，厚生便破了规矩，带了我儿子和儿子的同学两个学生画画。可他只教画，费用分文不取。

厚生为人直率，不遮不掩，对朋友掏心置腹，虽然直白，尽是肺腑之言。有段时间，表兄为了挣钱补贴绘事去画广告、做锦旗甚至开游戏厅，被厚生斥为“不务正业”。表兄便关闭游戏厅，辞掉画墙画之差，一门心思攻山水，不久便在国展上获奖，进入国家美协。厚生就

这样以自己的观念与态度影响着他的朋友和学生。厚生听说我儿子在中国美院读设计专业时，便说学艺术就学纯艺术，搞设计没什么出息。这话虽偏颇，却可见厚生为人的坦率与清亮。不知儿子是否受了厚生这话的影响，在修完艺术设计专业二年级课程后便跑到东欧，直奔油画故乡。

儿子考入中央美院附中后，每年春节回洛阳都去看厚生，我去得不多，及至儿子出国后，我就再没见过厚生了，以至于连厚生去年突然过世的消息也不知道。

厚生去了，去得那样匆忙，连一个花甲的圈也没有画圆，让我这个书画圈子外的人都难以接受。对于一个画家来说，59岁正是创作的高峰和成熟期呀！作为学生家长，我想告诉厚生，当年他免费带的两个小学生，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如今全都学有所成：一个毕业于中国中央美院，一个毕业于乌克兰国立艺术大学；一个攻国画人物专业，一个攻油画专业，搞的都是纯艺术，都已成为硕士研究生。

我把厚生这幅牡丹画拿到新居，没有再挂，而是轻轻地拂去画面的尘垢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放在我的书桌柜斗里。如今，它的主人因积劳成疾而过世，我该好好珍惜它，让它好好休息一下。

## 若有所思>>>



现在真的到了四十岁，二十多岁时的期盼已经成了现实，如那时所愿，四十岁的我，真的是没有很多选择让自己烦恼了。

其实，我还是有点前瞻性的。我在二十多岁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时，心里很期待，但也矛盾、惶恐，不知道究竟会有怎样一个男人和自己一起走过一辈子。那时，充满期待的心情里痛苦和憧憬是相伴的，经常会在无限向往之余，盼望自己可以早早到了三四十岁的年纪，那时就不会再有抉择的苦恼和困惑了吧。

现在真的到了四十岁，二十多岁时的期盼已经成了现实，如那时所愿，四十岁的我，真的是没有很多选择让自己烦恼了。职业已成定局，无论喜欢与否，都成了生活的需要；老公相伴10多年来早已成了割舍不掉的亲人；女儿注定是生活乐趣的一个源头。我喜欢这样不需要在心里挣扎着作选择的生活，知道自己爱的

## 四十岁的时候

□一散漫天

人是谁，知道自己牵挂的地方在哪，哪怕真的还有更好的人可以爱，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，都不会再去选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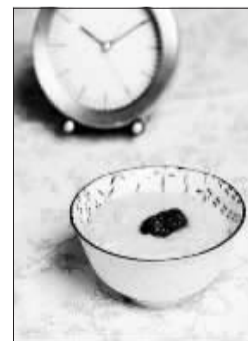
昨晚，女儿临睡前，跑到客厅冲着倒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一对男女说：“你这团肥嘟嘟，赶紧睡觉；老爸你也赶紧睡觉去。”然后把手很自然地在他爸的头上轻轻拍打，像对待一个孩子。我和老公于是赶紧关了电视睡觉。第一次有了步入老妈行列的感觉，我真是百感交集。

人到四十，典型的人到中年了。我已经习惯了购物时有小丫头叫我阿姨；习惯了在有老人在场的场合里，想为他们做什么；甚至在和人打交道时，也已经习惯了主动上前打招呼，亲和而平俗。老爸在远行前把一件事情交代三遍时，我都会像第一遍听时那样专注而

耐心，因为我害怕自己也有这么一天。四十岁的时候，忽然就没有了远大理想，四十岁以前的诸多遗憾，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悄悄藏了起来，不想去深究是否真的忘记了曾经的雄心壮志。现在的日子，工作很顺利，女儿健康成长，老公变得体贴，这些琐碎的事情会让我开心得唱起歌来，每一天的小小快乐和双休日里的小计划就填满了自己的欲望和需求。

很多人说，最浪漫的事就是和自己爱的人慢慢变老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归根结底要回归本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好好锻炼身体，我要好好爱身边的人，我要好好孝敬老人、善待孩子，我要好好享受生活给我的每一点快乐。到老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慢慢回忆。

## 行游天下>>>



我知道“慢活”这个概念就是由广东向全国辐射开来的，而“慢活”是通过喝茶、阅读、厨艺、瑜伽等具体的小事体现出来的。

“广州亚运会”成为今年初冬最热的一个词，很多人要亲赴赛场为运动健儿摇旗呐喊，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广州的“粥”。

的确，这些年跑过不少地方，但几乎都是冲着“吃”而去。凡是我曾经“到此一游”过的宝地，都会有一种当地“最著名”的美食长久盘踞我的脑海。就像广州，我曾去过数次，尝过多种美食，但只要旁人一提，“粥”就自然而然地蹦出脑海。

近年，喝“下午茶”虽然在广州很流行，但几乎所有的茶餐厅都少不了粥、粉、面、饭，大部分地道的广州家庭也将“送粥下肚”作为每天饮食的第一课。我的几个在广州工作生活快20年的老同学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如今广州的食物里，最颠覆过往概念的就是粥。无论是‘米煮粥’还是‘饭泡粥’，广州人都有本事把它做成充满创意的艺术品，让外地人叹为观止的同时口舌生津，全身舒畅……”

之所以对广州的“粥”难以忘怀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十分“痛恨”粥。母亲到今天还时常揭我老底：当年为让我多喝粥，她不

## 去广州喝“粥”

□赵染斤

知哄过、骂过甚至打过我多少次。我依稀记得，在我不会走时，一日三餐都是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喂粥，她舀一小汤匙粥后，把它吹得不烫不冷并亲自尝后才往我嘴里送，可一见到那又白又稀的东西，我不是浑身扭动就是用哭声抗议，甚至将母亲强行塞进我嘴里的粥吐出。为了让我顺利地喝下粥，母亲用尽了办法，哄、吓、骂等轮番上阵。就这样，在母亲的“威逼利诱”下，粥硬是把我的身体变大变重。到我会走路时，尽管母亲不断变换粥的品种，但不论是萝卜粥、红薯粥、黑米粥，还是绿豆粥、红豆粥，我都深恶痛绝，有时还用绝食来抗议粥的“侵袭”……

后来看到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中有“昨得公孙豆粥，饥寒俱解”的记载，才知中国人喝粥已有悠久的历史。读《郑板桥全集》时，一段关于粥的文字又引起我的注意：“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暇日咽碎米饼，煮糊涂粥，双手捧碗，缩颈而啜之，霜晨雪早，得此周身俱暖。嗟乎！嗟乎！吾其长为农夫以

设也乎！”暖老温贫，太对了。当年，母亲一日三餐“逼迫”我去喝粥，大概就是“温贫”。

如今，虽然中国各地“粥”的“温贫”功能都已消失，喝粥不再是迫不得已而是改善饮食的需要，但能够把粥熬到“粥绝伦”程度的只有广州人。老同学阿琳说，大江南北熬粥的程序和方法看上去都差不多，可在广州人看来，粥这种无法变形的食物包容性最强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、土里长的，几乎没有不能入粥者。所以，广州人哪怕是熬最简单的白粥，也绝不敷衍了事。在用文火熬粥上，广州人最舍得“杀时间”，这似乎跟首创“中国速度”的广东人的性格有点背道而驰。见我一脸茫然，阿琳得意地卖起关子：“你猜为什么？”

“慢活！”果然被我言中。因为我知道“慢活”这个概念就是由广东向全国辐射开来的，而“慢活”是通过喝茶、阅读、厨艺、瑜伽等具体的小事体现出来的。所以，去广州喝粥，不仅能现场观亚运，还能学习怎样去“慢活”。